

忆文漪

如今她走了，也不过是先走一步，我们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仍然会是一起学戏，一起排戏，一起演戏，我们仍将终身以昆曲为业，坚定不移！

□ 撰稿 | 蔡正仁

2022年是个难忘的一年，元旦刚过传来了我的师姐、同窗、舞台搭档、挚友华文漪病重的消息，心情顿时沉重起来。我与她从12岁开始在昆曲演员训练班学戏，她的老师朱传茗，我的老师沈传芷，两位老师也是同窗挚友，舞台伴侣，几十年如一日把昆曲视作自己的宝贵生命。七十多年来，我与文漪从懵懂无知的少年，一直到垂垂老矣的老顽童，任凭风吹雨打，惊涛骇浪，靠着昆曲两字顽强地坚守着。

记得还是刚学《雷峰塔·断桥》时，那时才学了两年的昆曲，男女同学一下子变成了白娘子和许仙一对夫妻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，更不敢对视，近在咫尺，四目相愧，只要眼神一碰，立刻就触电似的躲避起来。两位老师着急得大声地命令我们要相看，而不是相避，但就是“做不到”。于是，老师只好掏出四根火柴棍，一人二根把我们的眼睛硬撑了起来，这个镜头在断桥中是“史无前例”的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，我和文漪排演《长生殿》，请了戏曲大导演李紫贵为导演，郑传鉴老师为艺术指导，当排到《埋玉》一折杨贵妃与唐明皇生离死别之时，我忽然见华的双眼中珠泪滚滚，霎时我也忍不住泪洒不止，紫贵导演赞赏不已，事后我问文漪：“你怎么真哭了？”她说：“我太同情杨贵妃了。”十年后，我们在外地演《长生殿·小宴》，临行时，华对我说：“蔡正仁，你千万不能忘了带折扇。”结果，在开演前她突然叫了起来：“蔡正仁，我自己用的扇子忘了带，怎么办？”于是，我们二人只好临时用水袖的动作来代替扇子，这算是一次“独创”吧！



“昆曲的女儿”华文漪。

还记得我们去浙南的瑞安和钱库演《琵琶记》，钱库这地方老鼠很多，而且非常厉害，大的竟像小猫那样，真是可怕，文漪对我说：“晚上睡觉，听到鼠叫，令人心惊胆颤。”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演了《琵琶记》，可是观众的热情和支持都令人感动。她深情地感慨道：“没有想到浙江的农民那么喜欢看昆曲，晚上再怕也值了。”

记得我们演出第一个大型现代戏《琼花》时，文漪常常私下对我说：“蔡正仁，你演南霸天，我这个琼花就是恨不起来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把我当蔡正仁，把我当南霸天就行了。”她就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笑，作了回答，这种在舞台上看不到的表情，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无法抹掉。

前几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向大学生讲解并示范昆曲的表演，她说：“我们能站在这里给那么多优秀的大学生讲昆曲，真是犹如做梦一般。”我笑笑说：“但愿这个梦能永远做下去。”文漪想了一下，深情地说了一句：“你能，我恐怕不行。”当我得知她患了不治之症，神情忧心给她打了电话，想安慰几句，不料她竟淡淡地说：“没什么可怕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我已经活了近80了，也够本了。”文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不管有多大的难，到了她那里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

我和文漪八年的同窗谊，六十二年的同业情。用深情厚谊实不为过。这一幕幕、一件件无法消除，如今她走了，也不过是先走一步，我们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仍然会是一起学戏，一起排戏，一起演戏，我们仍将终身以昆曲为业，坚定不移！

华文漪师姐走好啊！

“艺起前行”作品选登



《复工前夕》乐震文、张弛